陶山文錄

陶山文錄卷五

善化　唐仲冕

序　跋

崇川徐氏宗譜序

周禮司徒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修譜亦睦族之大端也夫睦之爲行本於孝友而推之爲婣任卹否則無本之學有爲而爲譜而不普矣若崇川徐氏宗譜致足述也往歲丙寅二月余權州牧適先年淮水爲甾州又稻棉不登旣入境則流庸土著環輿號饑余急蠲廉鬻賑請開江禁以來商販啓倉平糶諸鄉老大夫殷戶爭出

貲爲糜徧城鄉設十餘厰麥秋大熟民用全活計紳衿所籲凡七萬餘緡唯徐封翁鑒堂數最贏余乃歎州人士之好義而封翁之任卹爲尤厚也他如建文昌祠義學置試院器物疏城河皆解囊爲倡無慍色去年余旣受代封翁致書以宗譜索序忩忩未有以應今年來京師嗣君月巖比部出示封翁自序及鉅人文士諸序詳哉其言之也余尙何贅然余稔封翁誼至高輒佐牧成教襄諸政竊以爲非備六行之懿不能也夫古者睦族之道莫重於宗法諸侯世適爲君由次而下爲別子或異姓之來自他邦與庶姓之起於是邦者亦爲別子別

子爲祖其世適則繼別爲大宗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世適之次又各立其庶適爲小宗祖遷而宗易五世則遷者也小宗五世外雖已遷而復統於大宗冠娶必告練必赴攝祭不言孝不備厭旅嘏綏酳所以上事祖禰而盡尊尊之義下合族屬而篤親親之恩其時禮族之盛孝弟達於州閭鄉黨職是故也後世士大夫禰已祔不復饗其祖祭有適諸子並立廟父在已私居異籍親未盡已如路人語及宗法則諸父不肯陪儀於適姪皓首庶姪亦恥屈節於少年之叔父宗法之廢久矣宗譜者所以存宗法之遺意也溯宗派所自來本支昭穆不亂

聯宗黨爲一體遠近疏戚相關顧不重哉然或遙引華胄强附公侯邇削弱支慮滋周助臺隸躋於簪纓甥倩傳爲骨豚是又與於紊宗之甚者也此無故孝友不根於心利欲奪其固有一本且然況能洽比解推乎封翁之爲此譜也斷自七世祖始不援前代顯爵大儒以爲望不爲始遷祖私撰名位蓋其愼也非卽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之義乎由所見所聞以泝祖之所逮聞非卽繼別爲宗繼祖爲大宗繼禰爲小宗之義乎愼於前必不紊於後非所謂上治祖禰旁治兄弟下治子孫之義乎譜修而宗法存焉矣封翁則曰吾先大

人及吾崑圃先兄之所刱而未竟吾謹成其志而已嗚呼封翁孝弟一門傳於州郡玆其至性之流露者歟余故曰睦族之行本於孝友而推之婚姻任卹者此也基之崇者其宇峻根之茂者其枝榮封翁固康寧好德而月巖比部昆季皆有聲郎署諸孫開敏秀異多出余門余見其閥閱日大爲江南甲族無疑也故書之以爲敬宗收族者勸

敘宗法原本經術有關世教譜敘中傑作徐翁助賑數獨巨室好義刺史之賢也非僅文章飾治 伊墨卿

李氏族譜序

古者聚族而居相爲聯比出徙必授之旌節臺大夫則令族葬而巡其厲故族姓世繫自瞽師所掌通於士庶無不賅悉後世遷徙無常資生之事有父子兄弟各執一業者寖遠寖微日失其舊嗚呼此族譜之修爲宜切而修譜之法爲尤難也李氏居平陰某鄉百有餘年率以詩書耒耨爲業膠庠間多碩儒然數傳而後户益息徙於他鄉者日益甚其嗣世某懼其涣然而失紀也語於族曰伯父㫖樞公以敬宗收族爲己任諄諄命吾輩詳叙昭穆立訓規垂爲家乘吾奉命不敢忽凡我宗族

其各臚列本支祖某父某子若孫某兄弟幾人各配某氏至於童稚罔或遺雜生歿年月遷居葬地并詳俾得纂次成書以矢勿諼於是分支別派正其淆紊理其大小宗其椎魯不能記憶祖父名字者卽空存其支屬待訪求而補之蓋其愼也夫生齒旣繁生理日博勢不能必萃一本之人州處一鄉無有轉徙猶賴一二敦本之士立譜系以聯之雖數世後數十百里外考世次者瞭如指掌亦猶是古人聚族之義乎不寧惟是將使奕禩得追念祖宗之源遠流長相與勉爲敦龐而恥爲澆漓處則孝弟力田出則忠信和惠以亢厥宗則譜之所繫

不綦重哉周禮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若李君其亦可書也已

此篇重在聯屬轉徙收族即所以敬宗甚得制禮精意伊墨卿

黃氏族譜序

嘉慶戊辰春正月從甥黃煦光自錢唐寓書以族譜請序於余且以其先伯祖太史公庚午譜敘見示余受而讀之悉其先世爲廬陵貫明洪武時兄弟二人來長沙一居醴陵一居瀏陽今吾邑樟橋支則自瀏中遷者也厥譜始作於我

朝康熙之癸卯重修於辛卯越四十年爲乾隆庚午而

太史復加編輯敘所稱斟酌損益一秉至公亦既嚴且備矣後之人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豈非因仍者易爲力乎然居

重熙之世又閱六十年生聚蕃衍將一一條分縷析無
冐無遺無㳙無隱無疏無紊以纘成一家之信史又非
僅規仿者所能載筆也晉唐以來士大夫以氏族相高
言張必曰子房言李必曰伯陽而華胄冬烘已見譏於
識者即宰相世系表亦多舛駁失次降及後世乃合往
哲而引時賢一姓之中有掇巍科登顯仕者雖州邑懸
隔人爭附之而巍科顯仕亦以附麗爲市相與誇耀其
鄉閭如此而譜之是治絲而棼之也黃氏之譜余雖未
見然以太史舊例之嚴與繼起之賢能守其法吾知其
必無是累也雖然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由是

而推敬宗收族之道有重於修譜者太史敘所謂族敦和睦子弟循謹以詩書世其家篤斯義也寧猶有胥遺狗隱疏紊之患者哉余少時嘗以歲節過姊家見姊壻之讀書勵行姊之勤儉持家皆有法度因畧識其宗族之良者今余老矣匏繫江南迴憶往時井里雍容如隔世事得甥書爲之慨然乃不辭而爲之序

六字括盡修譜之弊文情尤爲肫摯　伊墨卿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釋例序

太史公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春秋者杜預所謂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魯史之法若晉乘楚檮杌則不主斯義矣春秋託始乎隱意者東遷後四十餘年諸侯無大變更各自爲政其盟會赴告皆有時月日可稽可以著吾史法故特載夏五郭公之闕文以明或月或不月或日或不日皆筆削而非闕文也審是則穀梁氏之傳爲淸而不短矣夫事實在國史而褒貶在單辭舍國史而讀春秋指某事曰此聖人之褒也指某事曰此聖人之貶也必有憑

空結撰而不能衷諸一是者矣或謂以名與地見書法夫姓字係乎爵位地名分乎畛域且人名倘不知誰某地名倘不知何國安能成文然則有所刺譏褒諱抑損之文舍時月日何以而或者疑之孔子未修春秋豈先設此條例則甚矣其固也夫聖人之作易也非先有承乘比應古人之作詩也亦非先有賦比興而其義類率不出乎此蓋研經者參互考訂以探作者之用心而求其合遂如陳伍之不可紊法律之不可改也其離與合在信之篤與不篤耳許生月甫篤信穀梁氏之學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豈惟功於穀梁其於春秋亦庶幾鼓

芳風以扇遊塵者歟至謂公羊爲穀梁外傳左氏因公穀曼衍近於武斷然漢儒治經弊在黨同伐異而經學立後人治經弊在隨聲是非而經學廢月南殆猶有專門之風特標舉爲成學治古文者勸焉

公穀實爲治古文之圭臬今之知此其鮮　郭麐讀

宣西通序

談天家言人人殊無一說不窮亦無一說不可通何也天必有所寄天之外爲水爲氣爲空皆必有止境而亦安得有止境莊子所謂天下有大惑焉萬世之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此合古今聖神材智而皆窮者也然以心思之幻說天上荒忽不可見之事則亦何說不可通非特渾蓋宣及歷朝測天諸家即如天日本動而云不動地本靜而云日日東行上下日月而人不覺亦無不可自成一家言也羣言淆亂衷諸聖聖人與天合德其言天亦第就可見者言之耳書之堯典所

戴中星七政爲渾蓋宣三家之祖繫易曰天行健坤至靜而德方又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天尊地卑日月運行至於治厤明時則取諸革戴記亦云道並行而不相悖春秋書日有食之而不言所食書恒星不見而不言所以不見六合之內論而不議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談天之法不外乎是余素不了天官家言聞地球之說地底有人亦甚疑之解之者曰地以上皆天也子以地底人爲倒懸彼亦將以子爲倒懸氣之所聚人在氣中故不覺耳余遂信之東海許君月南素精西學近得宣夜不傳之秘捄西法之失著宣西通一書而先以測天詩

二十首見示謂天頂冲不應有人余乃據前說以規之今月南郵寄是書且云桂林於西法重數小輪斷其必無其書大端有二一曰地下半皆氣承之上半居人而非面面居人一曰北極為氣母不為天樞蓋地誠面面居人必周圍以氣裹之氣外當有殼殼外豈得便空氣有母則可無殼而日月星宿皆天屬為陽陽則輕清而能運轉地獨屬陰陰則重濁下承以氣而不動岐伯言大氣舉地舉非裹也考靈曜言地四遊氣承之乃能遊也其說本晉天文志所載宣夜之說以明西法之小輪重數及地底有人之說必不可通讀其書亦可謂明辨

皆矣而其來書且言桂林姑存此說以備一解先生可於序中指正其失何其謙也傳云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余三復是書始初茫然久乃豁然又安能復理前說哉蓋月南本宣夜天了無形質日月衆星浮生空中行止須氣七曜無所根繫遲疾任情之說以曲全西法之密深有合於古人言天不知其所不知故無惡於鑿也雖然有進焉易曰日月麗乎天記云日月星辰繫焉若非麗且繫何能宿離不忒但麗不必有質繫不必有繩如西人木節在板目睛自動之喻日月之行有冬有夏經星有歲差緯星有進留退伏皆可推算意者

即氣母之主宰是而綱維是乎月南其必能通其說矣然月南謂得氣母之說而談天竟可不窮則吾請問氣母之上誠如宣夜所云谷黑山青眼瞀精絕矣而究竟伊於何底恐不得不窮者也吁殆所謂存而不論者也夫言天亦第言其可見者而已矣

宣西通一書未曾寓目讀此序大畧可知矣西法明季入中國皆以為發前人所未發實則中國聖賢先言之矣即如泰西艾儒畧之職方外紀西方答問二書言天圜而地亦圜考大戴禮單居問于曾子曰天圓地方有之乎曾子曰參聞之夫子矣天道曰圓地

道曰方道曰方圓耳非形也即易所云天行健坤至

靜而德方也地球之說地下有人按明史利瑪竇

之說地浮空中為大氣所鼓四圍上下俱有國土我

視彼為倒懸彼亦視我為倒懸櫃默齋私制箴有曰

行海者於南陽絕島見南極此地下有人之明驗也

若天殼朱子嘗言之終不可窮詰也今序以存而不

論一語了之深得中庸之旨　廣平拜讀

送何星田南歸序

顏黃門云人生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欵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之余年三十半客於外父兄之教若書史然稍不溫習輒不復記憶每凛凛交遊之必愼而世所稱廣交者不以傾軋爲事則賢矣其所與謀攀附聲援利便材捷之途大抵聲色嬉遊酒食徵逐已耳以詩文相講肄者數人中無一人焉切劘以學業淬厲於古人數十人中無一人焉至於勉爲道德潛心性命之旨雖千百人中無一人焉而苟有此一人者生於今必不入其中苟入其中非笑則詈又其

甚者或在職位或名鄉達則必擠排傾陷以及於禍而入其中者非有精明之識强固之操見其嗤諷誚責鮮有不瞿然疑幡然悔且切切焉慮之者也余於都門得長沙李子堯山在易水得掖縣張子舒庵二子篤學而時勉余以學余遵父兄而不敢自暴棄二子之惠也星田鍵戶山中潛修自好有年矣客遊至岱引余爲友宏以詩文勗以學業廸以道德性命星田力不任其體而不爲嗤諷誚責所搖殆所謂精明强固者也余固鈍劣旅遊廢業輒爲篤學者所不棄詎非厚幸哉顧共處三年不可謂非熏陶之久而訖無所似艮用自愧星田省

毋南歸余以事羈不能從悵良友之遠離也賦以志別且寓歸思焉

讀此文可知交道之重 洪稚存

青巖居草序

余游泰山求古英賢而尚論之自石徂徠先生外得蕭明繹田宋先生詢其行誼參之史乘蓋守正匹徂徠而醇者也及儕講席接同學育蒼知爲先生嫡裔因索讀其遺文育蒼乃出泰山紀事青巖居草二書紀事板猶完善詩草則殘闕已什失三四然皆先生手錄付梓者昔先生詆諆庸相裁劾逆璫一斥不復賫志以老於深山雖其歿後見贈光祿彝復奪之意者當時正人君子之議論文章著於朝者固相與訕笑而棄之著於野者亦有所厲禁而不敢存不然先生著書多矣何竟湮泪

無考邪今讀其殘詩清剛之氣超逸之神皭然流俗風塵表矣嗚呼惜哉明年與修邑志因採十數首入藝文漢書藝文紀經籍目錄今世多登篇章余謂司風教者未能爲前賢刻遺集亦可藉是以見一斑育蒼屬余訂定余謂先生自言素不習此技其詩一本胸懷之醞釀而發之豈與夫鏤心劌目者爭工拙乎邑中自徂徠後黨竹溪蕭公鬴諸君皆有詩集而余獨喜先生之詩者豈專以詩哉亦豈不以詩哉因爲整齊淩亂附以落花全韻而敘之以授育蒼其他書儻可蒐而獲者願更以示余勿秘也

吾師主講泰山徵文考獻表章先賢不遺餘力既以
先祖繹田公神主供奉書院三賢祠復手訂其遺書
蓋有曠世相感之道而其後嗣子孫宜何如感激愧
厲耶　受業宋毓青敬注

周希甫東岡詩牘序

陶山唐子讀東岡詩牘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詩其摯矣乎惟眞故摯惟道故眞非眞之摯必渝非道之眞必藝弗藝弗渝性於彝情於則詩乃大適夫適必由不適且大不適乃至終不適而後能適其適也適則摯矣東岡秉義方以立身探精言以植學理有淵窟行有崖岸顯其幽窅夷其險峻歷窮通得喪困阨變幻之途寧躓於遇毋躓於心寧忤於人毋忤於天以是發之爲詩其猶有藝且渝之病乎然東岡之於詩又非任其才力之所至而率爾出之者也蓋又加繕刻之功焉余與

東岡遊近四十年每以詩切劘甚且相抨擊然余實不逮東岡往往蹈前數者病而東岡輒療之舊集草草付梓而東岡先逝後日誰相知定余詩者耶東岡論詩甚嚴存詩甚愼余嘗錄其舊作今詩賸則已汰大半矣嗚呼此其所以爲賸也夫物苟不足於用安得有賸晝人力於稼夜人力於絲除其煩冗時其委輸其存焉者皆其賸焉者也爲文亦然苦無餘蘊曰賸吾知其大適也適則摯矣嗣君某某兩孝廉屬敘於余謂余雅故不可以辭因憶辛未歲東岡客余崇川與趙味辛司馬偕遊狼山投贈數詩凡五百餘言歎掌未能和東岡自都促

之以詩及試守江南余劣得數短章而七言古風尚懲罯之慮强爲之媿眞摯耳顧安可負吾良友哉乃序而追和其詩以效季子挂劒之義

詩文之適由於不適且大不適而後能適其適甘苦有得之言韓柳之自言所得亦爾壬申寻尙見希甫於吳門一别遽成永訣讀此序爲之憮然　伊墨卿

芳茂山人詩錄序

芳茂山人詩錄者孫淵如通奉自錄其詩及其弟南䴢通守等輯爲十卷者也通奉雅不欲以詩傳迨暮年從友人從臾選存僅四卷耳其精嚴若此蓋通奉專攻考訂研覈小學證據古經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覯也所著周易尙書悉取漢晉以前說縷列綜貫不作一杜田語日與其徒討論金石文字購宋槧搜舊書之無傳者付之剞劂其於詩古文詞隨手揮應非篤好也先是文體華贍經學剿襲居多鉅人碩儒出以許鄭爲宗實事求是海內老師宿彥大雅博聞之士同聲發明翕然推獎

庠塾之講貫孝秀之選舉皆出乎是天下靡然向風矣然其弊分文析字貌籀詭蒼矜一名一畫之奇而失篇章之體要甚且置五經爲陳言剽刺汲冢竹書不經之語以爲新義其害更甚於荒經蔑古此詞章撰著之家所由嗤爲贗鼎也余於二者皆無所得而通奉許爲通品相與較量經義於六書之轉注及張霸之泰誓議論亦小有不合然竊歎通奉好古有識其天資學力有大過人者非膚受皮傳片接寸附者所可幾及讀其詩則直追曹劉鮑謝次者亦不失爲昌黎昌谷與風騷相推激此直合考訂詞章爲一家而各造其極者也詩顧可

不傳乎哉通奉長余七日生近歲同寓金陵方爲耆英之會而通奉遽逝今南龕刻其集以示余屬爲之序撫卷披吟不勝人琴之悲與宿草之感也通奉者所請從二品封贈其尊甫同拜

誥命而尊甫書屏先生年九十餘矍鑠猶昔余每一拜謁輒念九原有知亦當色喜序其詩因并及之時庚辰首春四日也

芳茂山人與先生以道誼文章互相切劘可謂直諒多聞之友讀此序令人睪然於前輩風規蔡復午

楊芸士述鄭齋詩鈔序

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承之云者承王政之得失述已志之施措志之云者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憺爲心思慮爲志是也持之云者持其德行使不失隊三者以志爲主故曰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之乎善而言善之乎惡而言惡詩未有言其所不之也作詩者之志當先審所之而後可以出謀發慮如聖人所云授之以政使於四方者詩固所以經世訓俗非苟而已也第六藝論云詩者歌咏諷諭之聲與面諛目諫不同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不知此而爲詩非浮則

率浮者詼諧濫佚甚且導淫率者徑直訐傲甚且賈禍
曾巷謠舂相之不若而漫言風雅乎今夫稽古所以證
今也窮經將以致用也六藝萌芽於漢厥後專門名家
人自爲說近世諸儒力宗漢學亦謂名物象數精之至
於窮理盡性開物成務所謂熟訓故矜淹洽而已若徒
核點畫之參差訂鉛槧之同異而無與於明體達用之
實學非即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哉惟詩亦然道以範
其學學以充其志有一義之弗衷諸道弗學也有一念
之弗端所學弗志也有一時之弗持其志弗言也雖然
慮其方而礙也博其趣以暢之慮其圓而剽也養其氣

以涵之深固慮其晦也蕩滌以達其機淺又慮其疏也醞釀以蓄其興體則曲而有直辭則婉而多風庶幾乎善承而能持者斯志和而音雅也若徒規規於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之宗派抑何異考訂家惟點畫鉛槧之是求乎楊君芸士深於許鄭之學𣪍人先生謂其兼工於詩余讀其詩而知其漢學之非僅在章句也蓋志之所之者然也爰繹鄭氏箋詩之義而爲之序

以志學論詩深得風雅之旨覺劉勰明詩篇猶爲詞章家說法　秦小峴

秦竹浯詩草敘

余與竹浯太守爲總角之交少時同應童子試學使試以秋水賦雁來紅詩余媿弗如也甲午年余舉京兆太守後十四年登拔萃科皆未得相見逌余癸丑通籍太守方觀政儀部爲余題欵乃圖又十年癸亥余以遷秩入都太守爲尙書郎中旋以道府發湖北葢自童子試後四十餘年始得再晤而太守已於歲之乙丑卒夷陵郡治矣太守爲人修眣不羣而性廉飭與人交淡以永詩詞眞摯而淸綺其癸亥寄懷詩有云淸高政極平和樂文仍肆郎當時見贈集曹全碑爲楹帖語也艮友諄

曷讀之洮然余和其詩故有面會一何難省身良自媿之句及庚午入都則不可復見矣今年以資遷謁選令嗣小浯以其生前自書湘城草存都門草存二册屬爲敘其草自癸巳至癸亥三十一年僅錄詩五百餘首賦三首前所題欵乃圖詩不與焉其矜愼如此當同試學使時年纔十二詩賦已雋語絡繹今斷自癸巳始則其少作鮮有存者且癸亥詩將百首極其旁礴甲子以後豈竟無詩蓋佚之矣嗚呼惜哉余自幼諗知人之鑒與太守跡疏而情密謂其才其學必當著作承明卓然經世之業爲吾鄉望而乃艱於一第僅以郎潛出守未展

其用讀其詩可以知其志矣因憶同試童子時有鮑生湘者亦奇童也久不相聞問近讀周春田鵜詩乃知其蚤年窮餓以死且無遺稿則太守倘未爲不遇耳余之才不逮兩人而猶縶官州郡衰老而不知止豈不重可媿哉序成爲慨然者久之

文末藉以傳鮑生闡幽盛意 伊墨卿

譚培齋課試時文序

文無古今售世之文與傳世之文無異致也尙書所載周文異於商商文異於虞夏氣運爲之耳而其時黎獻之敷納郊人之揚舉未聞別有程式漢氏制策推賈董所著新書繁露諸篇同一杼軸昌黎起八代之衰廬陵刷西崑之體亦非謂制科姑用時文撰述則專用古文蓋心思學力總出一手必不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自經義取士而古文與時文乃於字句間歧而二之然前明歸唐陳黃諸大家以古文爲時文讀其所謂古文反不若時文之深精博大此可知文無古今旣與時爲推

遷而欲剿襲先秦諸子蹇澀繆悠以爲古無是理也夫文以理爲體以氣爲用昌黎所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又謂氣盛則短長高下皆宜豈可於字句間求之後之治古文者嬌語秦漢不屑屑時文而爲時文者則又襞積纖靡以自炫異弋取科第而實理眞氣皆無存焉古非古今非今而文體苶然矣吾鄉譚君培齋精研名理寖饋於十經三史韓柳歐蘇之文而出之以蘊籍厚集其力而不使旁洩故其氣充然以達其韻翛然以遠其應有司之矩度不煩繩削而自合既成進士出以問世題曰課試時文嗚呼時文若此又奚必別求所謂古文

者哉課試之文若此更何論於酬酢著述之文也哉不寧惟是坐而言者起而行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培齋之文言天人之際治忽休戚之幾甚悉則此日居官臨民必有不負所學者書曰明庶以功記曰拜自獻其身以成其行皆於斯文乎卜之時文云乎哉是爲敘

文與時爲推遷則襲先秦諸子不得爲古至論也逼乎千年慨乎一世　伊墨卿

眉韜齋時文序

凡藝之精原於性情而後能進於道文辭藝也時文則藝之程於有司者體有式語有禁字句有限爻有風會所趨與試官之好尚各殊而迫之以風檐寸晷士之揣摩以斲合乎程式風尚而取科第者豈尚爲性情之所爲哉故有童而習之專一憔悴以至皓首而不得者其得之者則又棄之如筌蹄一時閎敏知名之士往往高談詩古文詞而不屑屑於此性情弗屬道於何有然時文者代聖賢立言以之取士較詩賦策論爲近道自前明來鉅人長德多以時文名世而功名節義卒如其文

迄今讀之猶令人沉潛而感發幾忘爲制舉之業蓋其性情心術之流露有深焉者矣同年屠君韞齋以名進士爲大令別駕所至有聲其讀書著文不以案牘少廢家貧親老一罷不復求仕唯以所學接引後進終身不衰所著時文無慮數百篇非至篤好安能厭飫沾丐若斯耶今其嗣君梓行六十八篇皆原本經術出入先正大家而得醇雅淵厚之體才愈斂而愈闊思愈幽而愈暢入理泓然與道大適無事揣摩繩削而自符乎矩度世常歧傳世售世而二之讀韞齋之文其可以無疑矣同年管公蘊山與君同里其文久行於世膾炙人口君

文晚出精詣殆無異致吾知其必傳也余嘗入上公車於此藝亦三折肱雖獲一第而文無足存非所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者耶媿吾韞齋多矣爰爲序以應嗣君之請

韞山文行有關此友何可復見耶　伊墨卿

紫琅書院課藝序

論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明乎居業取友必有程式

國家之造士也少則習之教長則材諸學董之以官師課之以行藝又慮其博而不專尊而不親也於是乎郡邑皆設書院以老師宿儒主之擇其子弟之秀敏者聚其中月計而日試之甲乙獎戒以淬厲之而人才出焉是書院者學校之肆而課藝者卽諸生之利器也通州始置於周顯德中而狼山沛洲則見於晉書地里陶隱居云狼五山對句章岸蓋州縣因時變更山川終古不

易今州負海襟江城南五山相連攢峯竦翠泉水灣環故其人物秀拔文義淵涵科名鼎盛誠山水之鍾毓乎亦由平時誦法講習材美工巧故也紫琅書院每歲院長十課余愛其雅雋樂與諸生論學會文每月復加觀課奇文共賞幾如崑圃積玉適制府有刻各書院詠藝之檄因與院長學師及鄉先生選定若干篇付之剞劂大率以名理為規矩以法脉為準繩以陶冶經傳參之史學為翦裁毋取偭錯毋勦僻詭力臻醇雅爲有體有用之才課藝蓋其權輿也記有之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爲淫巧是集固無慮此矣考工云審

曲面勢以飭五材謂之國工所謂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此則師儒之教諸君子遴擇刋訂之功余也𢿱書鞅掌何能爲役然讀其文若與巖巒掩映潮波上下則此日之月斧雲斤模山範水皆他年造五鳳樓手也時方以卓薦入都因倚裝而爲之序

義法爲主經史爲佐毋偭錯毋倣詭卽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實學也學者愼毋輕視舉業　胡蘭川

雲間課藝序

制藝與氣運相衡而人才出焉其始科舉之業訓詁之辭其後則爲學術專攻師友講貫材力萃品詣徵焉一時風會所趨遂有升降汚隆之感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成之於研摩考校者匪伊朝夕也明代文凡五變隆萬而後薾靡極矣自金陳章黃諸大家出力掃剿襲繆悠纖晦之習卓然一軌於正而雲間陳黃門夏考功先生倡立幾社以經學爲根柢以先秦兩漢爲矩則東南壇坫海内翕然卒之陳夏諸公以節義垂不朽與平時發揮聖賢之言無毫髮負益信文爲心聲所爲切劘而

成之者不可不審也我
朝文運聿興昌明博大熊劉實開其先而熊次侯出華亭張蓼匪之門謂其天才敏擅經術湛深同時若宋直方周釜山皆爲文壇領袖獨王農山以驚才絕豔高摘濃熏發爲雕繢纂組之文迄今百有餘年殘膏賸馥沽丐無窮此豈非同社觀摩醞釀深厚之所致哉自文社禁廢士子講習之所厥惟書院雲間建設已久亦既人才輩出矣余權守是郡例當甄錄爰進諸生試之監院陸僑南教授以所輯課藝如干首將付之梓而屬序於余余惟國家取士之具即國家成就人材之具也成周

以射擇士興賢習於州序詢於鄉老曰和曰容曰主皮曰興舞又曰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夫制藝亦猶是也探究理蘊原本注疏無剿說無雷同亦可謂和容而正直矣由是而進焉融冶六籍瀝液羣言於鄉先達之中學農山而不涉擿埴以追陳夏諸公之淵懿淳茂則怗括也而德行道藝胥於是乎備他日黼黻

皇猷豈異人任夫豐間固文章之林府也余雖不敏請以一言爲之券

於郡先正中示以準繩則其風聲臭澤不待强勉而

相符議論極爲醇雅末段比之於射非於此道有得
燥手柔之妙不能罕譬而喻　陳桂堂

問花亭詩鈔序

桐城張曷園明府余甲寅科同考所薦士不知其能詩也明府旋舉京兆出宰奉賢以弟子禮見者數矣亦未嘗以詩相質也己巳之秋余權松江守奉賢為屬邑是時漕政孔亟奉賢尤難得善米日夜籌之更何暇言詩然工詩者率嘖嘖稱曷園不置明年春始得讀問花亭詩鈔乃歎吾黨有詩人幾於交臂失之其詩源於性情軌於風教正襟讜言而不為腐激昂慷慨而不為麤和平則一春一容豪宕則再接再礪時而霜天鼓角萬馬皆喑時而綺閣粧臺百花齊笑當其含毫邈然若月初

三若橋第四及乎稱心而出若年大熟若國大治蓋君家水部之嗣音錢劉諸子之絕調幾經醞釀組紃而成豈蹈襲前明七子者所可幾哉余讀其詩知其爲政不難也是年君所徵漕甲於松郡而民無讟謗余謂松江斥鹵之區奉賢素鮮秔稻受華亭婁二縣沙汰之餘何以得此則曰精擇而約取之毋泛濫毋以朽惡敗堅栗裕於藏而謹於護盡心焉已耳嗚呼此其說可通於詩矣然則君非特能詩而已也余故樂得而序之

詩通於政且通於粟米之征論似拗而稿中間論詩之美極盡形容吾不知問花亭詩爲何如讀之令人

神往 王鐵夫

見亭詩存序

作詩如飲酒然非其酒不飲非其人不飲非其時與地不飲飲少輒醉醉輒止斤斤焉不爲酒困其人必不能飲即飲亦不豪不善飲者也善飲者不擇人不擇地亦不擇酒有酒必醉醉亦不止至於濡髮墜車而神愈王斯爲豪於飲而得酒之趣者也今夫詩所以抒寫性靈而發於不自已者也必謂何者爲漢魏何者爲六朝何者爲三唐兩宋句櫛字比而規仿之沈思苦吟於詩之面貌則得矣其於興趣何有哉昌黎贈崔立之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輸不盡又云才豪氣猛易語言

往往蛟螭雜螻蚓而東坡之詩亦如泉源萬斛隨地湧出是知詩貴自然如酒之味在糟液而不在糟粕也見亭學博以能詩名太學余宰吳時頗相酬唱即席揮毫有斗酒百篇之概余素不解飲見亭於余恒修弟子容未見其豪飲也近於雲間吳會聚處日多始知其有徐邈阮籍之風則其於詩得無象之然乎見亭貌古而容寂與之議論古今馳騁上下可以辟易千人蓋其胸中自有鬱勃輪囷不克敷暢之氣其發之於詩也猶其發之於飲也見亭主講南滙有刻其詩者索序於余余欲狀其詩之豪放眞摯聊借飲酒以明之

以酒喻詩得此中三昧覺淵明止酒爲多事孫淵如

許玉田制藝序

文章之傳以義不以格以蘊不以藻藻格隨時爲變遷義蘊不與時爲升降也然義精而格自高蘊深而藻自耀無義之格襲而枵無蘊之藻膚而落欲傳得乎時文固非爲傳而作也童而習之父兄師長督策之取已效之帖括之格之藻以爲程期於弋取科第巳耳通籍之後慭置之矣義不必精蘊不必深得其格與藻亦獲有效不效則益致力於格之合藻之新以求當於場屋而於義蘊無加研焉以義蘊之途迂而藻格之效捷由其始固無志於傳也

國家三年取士舉於鄉者千餘人進於禮部者二三百人乃數十年中能以時文傳者無幾此中之傳者格猶是也藻猶是也而獨傳非其義蘊之精深曷克臻此蓋觀於先正之所以傳而知今人之造詣若此者傳可必也夫義何以精蘊何以深曰在讀書在必得悖之三物以培其柢柢固而柯不彫探之六籍以濬其源源洪而瀾不匱文柯也瀾也時與古何別焉雖然傳之權在已不在人苟好之不篤又無父兄師友之督策誰爲爲之而誰爲傳之昌黎云用功深者收名遠廬陵云讀書多則爲之自工又云作文字少欲求過人少有至者今玉

田明府牽絲江南十有餘年不以作吏廢此事每一篇出可以道古可以式靡㢤深有得於義藴而篤好焉者矣是焉得而不傳

傳之權在巳不在人此語可以立懦 秦小峴

晏湘門遺詩敘

天下有愛才者而才顯天下有忌才者而才愈顯愛之情博忌之心毒博則知之猶泛毒則知之最眞若非知其才足以蓋人之才則不忌乃有才焉非特無愛之者更無有忌之者則甚矣才之終無由顯也唐之李昌谷奇才也人乃以其詩投之溷廁然昌谷之才益顯於當世以至於今今晏湘門之詩學昌谷且進而峭削爲韓柳造於平淡而爲姚馬爲儲孟可謂才也宜爲世所忌而世無知之者豈人盡化其忌心耶而又胡爲弗愛也或曰惟才忌才豈世竟無忌才之才耶抑所謂才者非

才即才矣尙不足愛不足忌耶然造物固且忌之矣因其身促其年壽一如昌谷則甚矣人之漠然於才也雖然鄧湘皋歐陽磵東吾楚之才於詩者愛之甚篤猶曰其同里也倘衣汪筠溪都轉廖復堂於其身後將刻其集不可謂非知而愛之者夫苟有愛而無忌而其才終顯又豈非才之大幸乎然其爲知且愛則已僅矣湘皋屬余爲之序余之序烏足以顯湘門讀其詩悔生平之未得見不能不慨然於才之難顯也於是乎書

一句一轉愈轉愈超　孫淵如

陶黃江先生遺詩敘

吾楚風雅何渠不若齊吳所以然者彼常有新詩一句兩句在人口也吾鄉詩禁甚嚴作者務矜愼不相標榜而流傳自遠然亦有因是而終闇者矣今夫湘江之出陽朔也觴爲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其中其他入江異源同派皆出懸崖秀壑間天然詩畫至於望衡九面則面面皆詩生其地者仁智之性山水合撰豈反讓乎淺水平漪黃沙白草所醖孕者哉余少時聞善化李四眺先生以淸狂死其詩窮而飽於牛腹猶記其一句云夜不關門貧壯膽又攸縣陳桃文先生海內知名士也

驟雨所濕書於庭亦爲牛所齧先生怒剖其腹得之殘其半後檢討陳夢元刻其集已無幾矣余用是慨然有湖南詩蒐之舉自維衰朽無能爲役去年入都見陶雲汀給諫謂此事非異人任今給諫巡江南漕相還於揚州出其尊甫黄江先生遺稿見示先生詩有建安風格惜其舊稿亡於胠篋此則給諫從其門生故舊家錄之頗有酬應之作或以爲不足存夫詩以道性情篤倫紀雖酬應亦具備如必盡出於箴銘則少陵詩之可不作者多矣且夫人之不好詩而好屏幛也好其爵里之美與夫織文裝池之麗以與其家之貴富相終始今先生

以一寒儒經數十年而屏幛之詩一一可鈔則其品之足傳與其鄉之好尙爲獨古也余用是益歎詩蒐之舉之不容緩也

用筆奇崛亦如泛湘望衡迥非凡境　孫淵如

陶茰江文集序

鄉黨而撤掖性情師儒而助流政化躬行以導之訓辭以宣之犁然當乎倫理惻然中乎隱微條教之所不及媿勉之所從生以是爲言斯至言矣以是爲文斯大文矣而世之爲古文者每苦無大題目蓋謂奏議碑版之屬爲大手筆若然是必廊廟有文而山林無文諛墓有文而表閭無文也吾請與之讀吾鄉陶茰江先生之文先生蘊體道之學抱經世之猷老於場屋教授塾庠鄉邑子弟稟爲善良雖在頑懦皆知先義而後利親親而長長固行誼所感乎抑亦文惟無作作則必迪彝教而

引以津梁故潛移而胥用勸夫文至於動鬼神驅虎豹而況含五常之性習於見聞者乎惜乎其教行於族鄙達於一鄉一邑而已耳化當世莫如口傳來世莫如書讀先生之文藹然如見先生焉則其集焉可以不傳云汀給諫昌其家學持節南來先刻先生遺詩而以是集屬仲冕讀之曰此散佚後所掇輯者故其篇章止於如此余惟古之立言者期於維持世教牖發性靈豈在多乎豈在大乎雖然里鐸官符告誡嚴切而視爲文具者感之者淺也苟非博識敦善醞釀而成文又安能信今而傳後哉旣卒業因綴數語以志服膺

入手處振聾發聵體大思精 郭麐讀

武蘭圃詩集敘

乙丑閏月余在海州抱疾委頓忽報蘭圃至握手快談且出黔中草讀之灑然不知沈痾之去體也憶自癸丑秋余與蘭圃訂交於趨牙之頃聞其能賢未聞其能詩也迨丁巳戊午間余以松陵令疏渠碭山轉餉阜蘭輒以詩紀其事蘭圃適憂纏吳門時邵無恙王鐵夫胥燕亭諸君相與論詩最篤蘭圃亦稍稍出其所得句則皆吐屬清深咸以為五十學詩今之高常侍也未幾蘭圃歸文水舜補官於黔黔中山水險惡年來屢興岸獄作宦者以為雜施鬼國非人所居吏事方殷風雅高閣而

蘭圃今以鐫級謁選潦倒殊常然其詩則且裒然成集矣集中攄發性靈指陳風教及其遊覽贈答皆能道其胸中輪囷鬱勃嶔嵜歷落之奇於淵深之中具雄直之氣蓋眞得高常侍之神理者也蘭圃官江南幾二十年於去官時始爲詩往返黔中纔五六年而詩乃如是之多且美則其不得志於荒徼以視夫遊宦聲華汩沒塵俗者果孰爲得而孰爲失耶蘭圃亦足以自豪矣集經邵無恙何蘭士點定而屬敘於余非余能序蘭圃之詩能序蘭圃爲詩之本末也於其行也書以贈之

文亦敘事體風水相遭自然成文非同撥水無波而

俯仰低徊置之廬陵集中幾無以辨　胥燕亭

姚行軒遠遊詩鈔序

騷雅之作自困阨中來也昔者文王幽於牖里孔子慍於龜山猗蘭三閭大夫之招魂尹伯奇之履霜以及別鵠操孤兒行諸樂府大抵處人倫之變憫然深傷壹鬱之所發雖仁聖賢人不能無悱惻侘傺之語蓋性情之感觸使然也然不困阨固於邑而無戚容困阨不奇亦貌悴而神不傷卽奇矣當時倘可盡力事後或可追救則困有時通阨有時解又何至沈痛以終身夫襲爲愁苦之音者非其至者也非其至卽不足以裂金石而摧肺肝今讀姚君行軒之詩不知涕之何從出也行軒三

齡而淪於海閱七晝夜遇救得生其父與生母同時俱沒歸而育於慈母劉迨知人事時則雖呼搶已無及矣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豈非困阨之奇畢生無可解免者哉年未弱冠復以負米遠遊牽衣頓足死別生離竟未得發名成業又弗克高隱田園諸兄既喪孃子且殤以初生之奇阨更久困於羈旅此豈發憤爲樂府歌詩遂足釋諸懷來哉然而樂府歌詩由此其至矣吾聞當死不死必有奇遇壯遭者溺七日無生理況三歲兒乎行軒才行足以經世而老於客遊天之所以生之果何爲也或者曰造物之重富貴不如其重詩歌富貴榮一身

耳詩歌足以感人心裨世教使離騷天問九歌之詞不著遠別離蜀道難諸篇不傳則汨羅之懷沙采石之騎鯨天末必遽聽其死令六義亦浸微矣陵夷至於嘲風雪弄花草妖淫諛佞幾忘夫倫紀性情懲勸之道然則天之生行軒者殆為此樂府歌詩得騷雅之遺意歟離騷遠遊篇云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又云思舊故而想像兮長太息以掩涕行軒以堅苦之節攄幼眇之辭儻亦有長勤思舊之慨乎其友周君雨香屬余為序余悲其遇感其志信其詩之必傳爰述其大指於卷端

昌黎之序東野承叔之序宛陵遇變辭工故爾文情悽惻持謙記

汪侍御詩集敘

乾隆癸丑通籍發直省試爲令者十九人余與浣雲侍御與焉釋筆研而事簿書筐篋非其好也余往江蘇侍御往浙試宰臨安到官九十日移疾而歸其後同人相飲以貲爲郎銓職禮部轉御史有建白京察當爲道府辭不就卒於官越三年嗣春煦裒其詩藁屬余爲序侍御性惇摯恬雅雖羈旅蕭條琴歌酒賦灑如也平生書畫絲桐深造超詣皆由胸次浩落故能情韻淵涵詩尤其至者跡其一行作吏眷然歸與及登諫坡避人焚草始終之際遠軼畦封動合理道發爲篇章有陶彭澤柳

儀曹楊誠齋之風至其譜廣陵以樂語寫輞川於聲歌
則中散右丞之流亞矣可絃可繪不倨不屈非誠聽抱
冲襟能貌爲乎余迴翔州縣廿餘年不能自脫每有吟
述多落言詮而侍御不以譾陋見棄過從最密今集中
唱酬題詠之作蓋數十篇亦足以見吾兩人雅故之好
也其詩爲舟車小草如干卷皋橋集如干卷穀詒集如
干卷皆侍御手訂者所思不遠若爲平生頌其詩穆然
如見其人焉是爲序

每作詩文序必肖其人如此此文更猶澹宕慷慨淋漓

浣雲先生呼之欲出　蔡復午

胡黃海詩集序

黃山山也而曰海以海之廣狀山之高乎曰非也黃山自有海山之巔曰海子縣平天矼循鍊丹峯曰海門光明頂曰天海爲前海師子林爲後海曰水乎曰山之水有白龍潭有湯泉自乳水源白雲溪東滙桃花溪訴入湯泉二十四溪皆注山足山下有泉山上無泉安得爲海水之名黃者曰黃河海曷爲謂之黃黃者土黃海無水其以土爲海乎曰山無土亦不見山但見襏崖拔地無非石石之上突若無根偃若無榦者無非松松石之際始焉一縷滃然四合時而彌滿時而歛散者無非雲

然則黃海之爲海石耶松耶雲耶予未嘗爲黃山之遊而能言黃海者聞諸黃海先生也先生居近黃山自號黃海茹與山英有宿緣乎然年六十有五歲在甲戌始一遊遊而紀之以詩以記以圖不遠千里而詣予把酒欣賞恨相見晚先是予與先生通詩札而未晤者二十年曾有偕遊之約鞅掌未得踐讓先生先登先生躡遲暮乎然其腰脚蹻健年少不若詩筆亦如之今又四年復相還於吳門予既衰病尚浮湛於宦海竊歎黃海之約之終不得踐也先生以其詩集自癸亥迄今如干卷黃山遊草在其中屬爲點定而序之讀其詩曠如奥如

引人入勝不獨遊草爲然其蒼潤而玲瓏者非黃海之石乎其輪囷而扶疏者非黃海之松乎其卷舒自如變幻無方者非黃海之雲乎不因土而旁薄不藉水而淵涵此黃海之所以爲黃海也讀其詩如攀雲梯而躋天都矣即謂予已踐偕遊之約也可因以爲序

境奇文亦奇　孫淵如

青浦陸生日壽吳淞江雜事詩三百首序

詩大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又云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又云言之不足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永歌之詩之有風所以補短裁化助流政教故言之不厭其詳漢之樂府歌謠唐之竹枝詞曲皆是物也陸生可泉世居吳淞江之黃渡悉松江掌故爲吳淞江雜事詩三百首於江之源委與數千年治江之善敗及今日興作之緣起盡其詳哉江之失治五十年矣自前大府以民力疏江入

告丁丑春檄余董是役鳩均輸者二年而足戊寅冬仲

上青嘉三邑同時舉工歲除已什得八九新春雨雪次黃渡神祠側猝難訖功而生以是集衆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未嘗不慨然於行百里者半九十也其詩尤詳於黃渡者固其里居素習抑以底定之後治松江自春申君始此其遺迹也況黃渡大盈在宋元時海舶輻湊號小杭州爲今日通工適中之所乎黃渡詳而吳淞上下畢詳矣河渠書云於吳則通三江五湖今三江半廢而劉河易淤舍吳淞其奚治是詩誠得失之林也豈特備太史陳詩觀風之采已哉因爲校訂而序之如此

傳陸生詩所以傳吳淞之役也固非徒作　胡蘭川

車子讓印譜序

秦書八體五曰摹印甄豐校六書五曰繆篆其體在古文大小篆下與刻符署書殳書幡信各別自秦作佐書漢用之魏晉省爲眞書由是通行即分隸亦偶書牌版猶篆幾置高閣猶賴摹印不廢古意尚存印章出官工多九疊文即繆篆也官職之大小文武以玉飭柳葉各體殊之私印則俗所稱圖書蓋以識圖書通筆札其用與官印埒其體則以說文爲本說文所載古籀亦閒采入自煮石山農後大率摹漢銅印文以爲古故官印皆朱文而私印多白文古今印史云善則傳不善則否知

此則知所以修身吾於車子讓之印譜更有感焉子讓隨其父湘漁先生幕遊齊楚間先生老而遠客子讓實左右之疾則侍起居藥餌維密維虔歿則覩含斂棺衾必誠必信千里外扶櫬歸里里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先生精篆刻識者以爲文吾不若子讓深得其傳亦卽菁述之一端乎所刻桃花源記歸去來辭五柳先生傳及名人雋句爲大小印子如干枚亦泥拚窠分部牋册凡四弓旣精且博必傳何疑吾於此非特知所以修身抑慨然於至性所發自不可磨而古文籒篆亦藉以垂金石播之藝林書者如也著也如其心以出著之

於簡策永不滅也豈好俗書逞姿媚者所能解哉子讓名持謹從吏部試授從九品職以母老不赴選居母喪未卒哭而殁殆篤孝人也其兄秋舲屬爲序故并識之

小題目必原本孝弟斯爲立言有體　胡蘭川

金石一隅錄序

往余讀畢尚書關中金石記知彝鼎碑版多在秦中其後簿錄尚書家所藏以其醇古數器入

大內餘則眞贗莫定今官於陝欲事訪求未遑也武功段襄亭大令贈以商雌卣及所獲隋聾賓唐任令則二碑刻且讀所著金石一隅錄迺知大令信而好古文雅紛澤異乎俗吏之爲之也夫古人之器物文字皆其精神所寄雖剝蝕於烟蔓土苴遇其人其時終必發顯而好古者心術之動志氣之篤亦必有相感於不可知之境而若爲之餉遺者觀錄中所載敦鬲諸器及唐宋石

曁出於大令之蒐羅不一而足足補前人記志所缺非偶然也夫金石沈薶數千百年猶以篤好而出況夫民隱政術之誠求者哉爰爲校閱而序之

小中見大一絓超然物表柳州半山之遺　嚴欒圃

隋唐石刻拾遺序

探綠字於東井西雍之墟討翠珉於龍興虎視之域非車攻之紀績陳寶之命祥不足以軒奇聹而擴輿臆也東京以降自鄐無譏然而字青石赤簡古難求堂甓瓦當撈掇殆盡究之羲娥或遺贋鼎莫辨薦紳先生難言之故夫諏史論世當以隋唐為準昔弇山尚書之撫關中也鸞文鳳藻之彥同泚芙渠鵠飛獸駭之資悉登金薤蓋已有美必收無義弗究矣帷是物之顯晦有時而文之繁省或異虎癡世講才吞鳳石學富雞碑謁余青門博索周秦已來石刻而疏證之得關中金石記所遺

隋唐誌銘七十餘種宋以後不與焉采擇必精甄綜必確諮詢必廣裁斷必嚴足以覘稽古之識矣謂余所摹唐莒襄公碑亦可補畢記之未備故附之開元之末虎窺來此才三數月耳稱是以求安見隋唐以前如漢曹全裴岑諸碑者不復出於山谷榛莽間供其摹悅也哉旣付之梓爰爲敘之

詞條豐蔚酷似六朝人文字 本驥拜讀

梭山農譜跋　劉應棠字又許奉新人

農事通於學即通於政然非精於物理別有懷抱者不能道也商書謂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周任謂芟夷蘊崇則善者伸孟子謂美穀不熟不如荑稗舍己芸人自任者輕皆可通於學者也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鎌一耨一銚一銍戴記曰修禮以耕陳義以種講學以耨本仁以藝淮南子曰尅先稻熟耨之者不以小利害大穫朱虛侯曰深耕溉種芸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此可通於政者也他若呂氏春秋氾勝之書大抵時其節物辨其種類稽其功緒沈博精確爲農家者言耳

稜山劉又許先生抱其夙蘊躬畊岩谷鄭子眞淳于恭之流也乃著農譜曰耕耘穫三卷各有綱目以耕字從井發論慨井田廢而耒僅存古制難復若耕之浸苞饁餉耘之援稗梳蟲穫之藏種報賽諸篇禮樂刑政意在言表尤三致意於牛宮亦足見忠國愛民之懷而以其尊甫怡齋公風車詞終焉本厥菑之肯播服先疇而無荒志念深矣考稜山前序在康熙甲寅後序在康熙丁酉相距四十餘年用功最勤卒得釆進

四庫全書館以傳於世夫稜山豈果農家者流哉余讀是書而竊自歎也傳曰是穮是蓘必有豐年語曰雖有

鎡基不如待時爲壯者言之也余老矣異丈人之植杖
類宋人之守株既無見於事功復有傷於素抱當與情
農自安同譏承萬念亭司馬見屬泚顏而爲之跋
觸處洞然自有條理非深於學深於政不能有此見
解而書與筆又足以達之一結悠然意遠　孫淵如

跋伊墨卿戊午科湖南鄉試草榜後

湖廣舊額九十一名自雍正癸卯分闈南北各得四十五名餘一名一科南一科北戊午科恩廣至六十一名之多可謂極盛矣而得人亦最盛余時官江南鄉里人來傳誦其所錄文皆端雅有則非獨解首爲宿儒也故其後登甲第班聯者衮衮皆如其文是科墨卿爲比部郎副錢編修福胙來典試余竊慕墨卿爲人而墨卿一麾出守由粵東而江南相見握手如平生歡及觀其爲政如檢畜鞫獄備極勞苦守揚州清亮照一時尋以憂去蔽芾彌深今服闋過揚余適有校

刋唐文之役因獲重逢親其襟度言論翰墨喜可知巳墨卿迺出昔年草榜屬題蓋從廢紙簏中撿得裝成册者夫古之君子治一事必窮一事之藴非苟爲榮而巳夫事之過而輙忘者必其時之漫不經心者也觀此册而知墨卿之典試猶之乎典郡矣有不知墨卿之校士者請觀於揚州之政可知矣有不知墨卿之爲政者請觀於此册可知也墨卿行矣由此而監司而節鉞其必力追古大臣用心精詳周至有如此册也時乙亥夏五月跋

先生好奬許人如此此篇秉綬豈所敢任　伊墨卿

高唐宗人孝義先生傳書後

國家以孝治天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所以維持風化敎忠敎孝之典至優且渥也蓋自一道同風以來比戶可封而其行誼之尤著者雖在布衣韋帶之士必自鄉縣達於臺省登之題疏俾得從祀鄉賢以爲民俗勸又凡子若孫之入仕籍者無論爵秩之崇卑皆得推恩封贈以爲義方之榮野無善而不揚

朝無澤而不沛士生斯世而有不躬爲善爲祖父而不敎子若孫以善爲子若孫而不報祖父以善於心安乎於理得乎然而存歿兼被其榮者蓋亦尠矣宗人某字

子厚山東高唐州人少時讀書穎悟甚得親心事母閔
太孺人年未冠侍疾衣不解帶後事繼母亦先意承順
幾於八十而慕居喪皆哀毀盡禮悌於兄友於弟內外
無間言鄉黨稱孝焉性樂施予濟人之急如已急乾隆
丙辰水患則倡修橋道丁酉歲祲則躅米助賑里中子
弟貧不能就塾者佐之束脩他鄉之流寓者治其疾病
佽以資斧鄉黨稱義焉享年大戴子孫蕃昌考終之後
合學公舉孝義咨部修入會典進祠從祀其子某字履
青爲文學博士請
勅贈修職郎并贈其母張生母王兩孺人其於

朝廷勸俗教忠之隆施子厚且兼得之何其榮哉根之固者其枝茂源之遠者其流長覩子厚之積累與夫履青水木之思諸孫之蒸蒸蔚起將益培之而至於參天濬之而廣爲江河其獲報殆未有艾也余忝同族與有榮施焉於是乎書

著眞孝義二字是爲文不負題恐本傳無斯典重也

伊墨卿

題陸朗夫中丞手書後

湖南多賢中丞近以朗夫先生爲最先生嘗爲山東布政仲冕客岱下守令幕中見先生所頒教令淸風惠政溢於言表有以稱祝餽者立還之且戒曰某性孤介豈尙不知而以是相溷耶嗣後永以爲戒時承某撫軍之弊吏尙嚴酷先生勅諸郡守務率牧令善拊循其民毋令激而生變某斷不敢狥庇僚屬輕殺百姓也及赴楚任岱守任公溥言親見先生點檢行李惟布被一襲衣兩篋半實圖書行必以以樽從以禱雨致疾卒於長沙歛以布襪其身無長物如此仲冕長沙人也乾隆乙卯秋

宰吳江吳江先生故里因得接公子直之讀先生手書冊子洞目駴心令人一字一汗淡此冊豈但爲大吏言哉時郡人方爲先生請祀鄉賢嗚呼若先生之淸操亮節視彼圖利便於身家者其榮辱相去爲何如耶直之曰君宜跋因敬志其私淑艾云

陸中丞之淸介爲湯文正一流人物此文亦絕似堯峯之敘文正法澗事姚姬傳先生

王淑昭遺稿序

嘉慶戊辰夏六月左樹廷明府以其先曾叔祖母王孺人遺稿見示且述其孝親相夫子教弟訓子受知仁廟詔爲女師諸梗概計其生年距今已百五十七年卒年六七十年其家中落所作多散佚無存此從其戚家雜錄者以所得先後爲上下卷幽芬潛懿久而弗傳誰之過歟急謀付梓而屬序於余余受而卒業乃慨然曰彤史之詩自衛莊姜柏舟綠衣諸篇共姜之柏舟許穆夫人之載馳皆采於太史陳之王朝其時徽音廣被豈無麗藻爭抒而獨傳此數章垂爲經典非以其哀樂

關乎風化爲二南教澤之留貽耶漢有唐山夫人房中之歌著於樂府班氏則婕妤團扇大家女誡亦合於風雅大異乎白頭唫十八拍諸作矣厥後頌椒詠絮以及鮑左諸媛詳於組織畧於倫理唐宋以來自鄶無譏何也女子而有一言涉乎風雲月露其餘尙足觀哉今讀孺人遺稿早年蓮難崎嶇盡禮怙恃中年荆布相莊內裨政學晚年介弟敭歷奉爲嚴師哲嗣之官孫曾向學皆於句律寓之而其遣閎處約悲歡離合之故無不發乎情止乎禮義周官擇命婦之有德言容功者以教嬪御則

仁廟之
詔爲六宮女師豈僅賞其代弟應
制之詩而已哉夫以
神聖天亶而下及於七品命婦六十垂白之老嫗及其
婉辭陳謝則又勉從其請
聖量如天孺人當之亦可謂千載一時矣余嘗疑木蘭
一詩所謂天子坐明堂木蘭不用尚書郎不知爲何代
事然其以女代男出於權宜非典要也及觀　國初沈
雲英之事厲軍雪仇爲時名將歸以經學教授鄉邑則
可謂女中烈士大儒孺人儻其流亞歟惜其弟撰表不

可得而見也其詩長於五言有林下風味諸體氣韻亦高近時巾幗多以唫咏爲賢余嘗欲選閨閣一集以期合於二南之情得孺人遺稿出可以風矣至其家世爵里則有李之嶧誌銘在故不復贅

王孺人詩重於倫理輕於組織所以可傳以貽左諸媛有間矣序故鄉重出之 持謙記

程明道先生墨跡跋

傳稱明道先生靜坐如泥塑一般及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今觀其書嚴凝中含溫厚稱其爲人書法至宋時化方整爲流宕猶賴有此種端人正士搢笏垂紳存顏柳剛正之風先生固不以能書名即以書論亦足起衰式靡此冊墨本眞希世寶也武功襄亭明府得之洛中游宦所至輒攜以自隨爰勒諸貞石以廣其傳昔人見伊川先生作字云即此是敬敬爲道統眞傳此書正敬之見端使生七百餘年後之學者人置一通隨事主敬藝也而進於道矣則襄亭刋布之功爲不可没也

此冊向亦見過嚴凝中含溫厚六字洵爲的評然非精於八法者不能道出 特謙記

山西詠古詩序

山西詠古詩一卷知岳陽縣丁禮門明府纂起上古女媧氏迄勝國周忠武按其陵墓祠宇之隸晉者各系長律一章綜若干首余與明府生同里閈蹤跡久疎今年夏黃孝廉虎癡自其治來泰中爲述明府政績甚著頃復郵此卷見示介虎癡屬爲序予受而讀之益諗其志趣所歸惟前哲令德之求以助流政教者也夫所貴乎循良之吏者豈僅簿書期會聽獄弊訟而已乎必有以訓俗型方奬勸誘掖使之觀感興起而不自知夫人情於記傳所載仁聖賢人君子非不誦習而推崇之而獨

於其鄉國之前芳遺躅尤津津樂道追慕勿諼不啻桑梓之恭敬高曾之規矩雖巷曲郵鹽能使婦人孺子聞而感泣若夫父母師長於人民謠俗所豔稱爲之刋其荒謬表其精誠而被之詩歌於以化民成俗無難也此山西咏古詩之所由作也雖然作史必具三長咏古亦然蓋才不雋則躐學不充則陋識不卓則俚安能式古而儀今耶明府此編居然詩史洵足補晉之乘矣昔唐胡曾有咏史百五十截句宋許尚曾極張堯同董嗣杲有金陵華亭嘉禾西湖諸百咏亦皆盱衡得失寄託悠遠彬彬乎大雅之林明府殆其嗣響歟而以考鏡裨風

化則命意彌深讀其詩可以知其政矣爰序而還之并

寄虎癡裁訂焉

讀有用書齋賸稿序

讀有用書者談韶華先生恭承天語歸而顏其衙齋者也仲霓癸丑成進士出先生之門先生謂余試帖近選體可與言詩尋余作宰吳中而先生典試督學無虛歲及余報最入都別先生已十年矣先生性謙雅晉謁之頃即以輶軒諸篇相商榷洎爲河儲觀察攝方伯而余由海州牧調通州歲時期會常請益因得受而卒業然先生之詩甚矜貴其未通籍以前客遊江淮間篇什必多訖無存者後又從欑攸掇拾而出所賸幾何要其精英固不可磨滅也先生之詩不

作則已作必鈎沉探賾而達之自然即小徵大自微之顯必深切於綸紀性情廣敎化美風俗而不落理障言詮此豈批風抹月雕章繪句爲詩家容悅者比哉先生既歸道山眷屬僑居白下今年余自關中致事亦來寓廬嗣君昺孫以是稿屬爲校勘爰撿諸名流所評定者讎其字句理其卷帙而還之俾付梓氏嗟乎傷哲人之既萎感遺編之僅存追思疇昔敦勉勸重之語未嘗不撫卷而三歎也

吳郡甫里詩編序

甲申首夏余閒居金陵僑館吳江徐山民待詔寓書云近移家甫里閉戶養痾甫里自唐天隨子後代有名人采輯散佚由唐迄明得百五十九人都爲十二卷錄請是正而爲之序余受而卒業思欲有所參訂以副沖襟而病適荒落無益可効惟傾嘆待詔甄錄之詳決擇論斷之正大卓然具有史裁也今夫三江五湖之鍾其美也瀠洄抱中和瀾漪敷藻繪生其間者雖洲渚里社往往人文秀異風物淸醇特無人焉析而紀之或習焉忘之則且統歸於州郡山川之人物而於其人之棲止遊

釣徒存耕牧之口不著記載之筆邈矣芳躅付之荒烟不亦重可惜哉符詔昔居黎里作黎里志今遷甫里又作是編人第知天隨子之為甫里先生豈知其後更有百餘人之彬彬蔚起者乎非尙友之誠述古之專安能使人以地重地亦以人重爛然簡冊間耶書末論及故友魏標霞城遺藁霞城莊渠先生裔孫所居六直卽甫里館於余者數年頗有題咏唱酬容撿索寄之於此益見待詔之篤於故舊意者尙當續編　國朝甫里詩人其用心尤周摯而靡遺矣爰還其編而序之

愛日軒集序

愛日軒集者學博陳君榕軒裒其大父紫山學士之所撰也學士公詞理華贍大雅宏達爲承明金馬著作之才以辭賦受
主知官司業時扈從賡詩稱
旨擢侍講又嘗賦玉甕歌鐫　承光殿石柱當是時
義軒御宇秉天縱之聖倬雲漢之章羅集英儁潤色鴻業於是諄誨名儒淹雅碩彥悉列於　彤庭玉闕雍容揄揚制雅緝頌炳焉與三代同風學士公其選也且夫辭賦之道必原本性情根柢經術非徒鞶帨爲悅藻

繪縁飾以爲工耳昌黎所謂鋪張揚厲編之詩書之册而無愧也臯陶歌虞史佚頌周尚已即漢之枚臯王襃劉向班固唐之沈宋燕許往往論思獻納累牘連編皆非苟爲誇世耀俗者學士公世以文章節義相傳慶奉萩敎京承前緒尤篤於倫紀行誼今讀其集自古近體若干首咏物酬人理趣兼至外大抵應　制進呈及館課諸作沈博絶麗之中饒有風骨固其遭遇懿鑠亦素所蓄積者然也集多散佚榕軒蒐輯數十年得若干卷非誠摯而專勤曷克有此榕軒夙擅文名於京師與余相還白下時有唱和知其庭誥有由來矣今付

剞劂請序於余余受而卒業自維譾陋何足以序公文嘉榕軒之能捧硯而繩武也不敢固辭謹綴蕪篇還以質之榕軒云爾

少山詩鈔序

道光乙酉之秋余退閒金陵且三年崇川李生元闓以省試來謁袖其詩集六卷詩餘一卷就正於余余憶十五年前牧崇川得生詩而愛其才納之賓坐時復拈韻唱酬別後吟筒往復無間歲及余東趨閩嶠西歷秦關不相聞問而余亦耄及矣今生過余寓廬握手相語其貌頎然而長其意態翛然以遠視昔之年少才俊愈覺顧視清高氣深穩固知其詩必能風流醞藉波瀾老成也衰病稍瘳披吟一過信如所期生名父子守其庭訓力追漢魏六朝不涉三唐以下而才又足以濟之故年

四十而所成就已如此由是而進焉養其深醇排其豪宕以揚風扢雅卓然與古大家媲美豈有量哉集中如擬樂府諸長篇及崇川竹枝詞意在厚人倫美風俗合風人之旨詩餘亦雅令無纖豔習皆可存也余頹齡之筆力不足以振采摛芬聊述其相於之雅以為序

黃淵亭先生古文遺稿序

道光丙戌春仲姻誼黃生維善以其先曾祖丞北太守淵亭先生遺文見示余受而讀之歎曰此吾鄉之文獻也昔先君子每論學問文章亟稱先生故嘗信而慕之今讀其文原本經術發攄性情不臨深以爲高不矜奇以駭俗而無一言不衷諸道蓋素所蘊蓄然也夫文以明道郎以載道道無乎而不在非必索之幽遠而後爲明正不必自詡材力之雄以爲載秖以人倫日用之常布帛菽粟之細可以見知見仁發而爲文章拜獻則經世善俗之猷議論則酌古準今之識事親長則爲和順

交友朋則爲信慤訓子孫則爲式穀言雖淺近而道存焉六經垂訓之旨豈必在高深哉集中有云詩言志即言道也物者道之形體詩者道之鼓吹諸經之言道皆正言之詩獨託於咏物可謂深於詩矣他如論儀禮周禮禮記皆從淺處指點見道獨眞故其立身行已不負所學一時宗工哲匠咸重其文集中所稱李恒齋先生者先君子之師祟祀鄉賢者也觀其書行狀後極力表章以是知先君子之於先生氣誼相合有由然已先君子之生稍後於先生當先生典試山西之年先君子與其從弟瑀同領鄉薦故得詳其梗概也余生也晚未獲

親炙鄉先生之言論丰采猶得讀其遺文考其出處志
節益以知前輩立言所以闡道而翼經非苟爲華藻也
此先君子之所爲亟稱也故從其曾孫之請而爲之敘

春草堂詩古文鈔敘

師道立而善人多周官九兩師以賢得民今府州縣學皆有師師而吏者也宋以來設書院其主講舊爲山長今爲院長師而儒者也吏以治儒以道故書院之師爲尤重每田先生文行交修嚴於義利之辨余官江南時聞其主講吾郡城南書院遊其門者知所趨向因命兒輩歸而受業嘗寄和余重之松陵詩四首所爲勗以學道愛人者至深且切也迨余致事旋里先生早歸道山矣嗣君孝廉以春草堂詩古文鈔示讀且屬以敘夫古之立言者必本躬行心得體認研悅之眞以發明前訓

啓牖來學故著述與敷施同功若徒緣襲其義藻繪其詞以取悅於衆則是舉業試帖之弗若也此在暖姝自得者猶爲膚受皮傳況肩友教之任者乎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爲已者無所爲而爲者也爲人者有所爲而爲者也苟立言而有所爲則制行可知矣先生之文諄諄於無爲而爲之義深契朱張講學之要洵不媿師儒雅望矣余嘗歎師而吏者尚能守分奉職懼隕越以詒羞師而儒者反自謂閒散無拘倈養尊處優不屑屑於教學其賢者惟從事章句其甚者粗疎放軼罔顧防檢所謂臧讀書而獲博塞其爲亡羊均也若先生

者經師人師讀是集可以識古人爲巳之學而不爲功
利詞章所汨沒也宜急付梓以廣其傳詩曰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型不禁爲之紥歔而遙企也是爲敘

羅麓西太守詩集敘

形家者言長沙之脈自岷山歷大庾嶺析為二其一西歷九疑衡山至岳麓其一東歷贛吉袁州入醴陵為郡城始脈由醴陵鳳凰山至善化白石岡以關山為右障昭山為左障從歇馬嶺至城南入三塘坪上為雙龍合氣仍自白沙井跌宕起峰逆入城中青龍坊腰結為善化縣治其盡脈向岳麓為學宮山自南來勢分復合水向下流龍從上逆岳麓列屏橘州環帶清淑秀拔巧入天然麓西太守其先世居岳麓橘洲之間得清淑之氣獨厚世濟其美太守由進士起家洊升典郡循幹超躒

殆所謂秀拔者歟然其爲人孝友忠信恂恂若不足其爲政學道愛人孜孜不倦無驕氣態色使人之意也消非清淑之氣扶輿磅薄何以若茲今讀其詩益信詩言家庭骨肉則眞摯朋友講習則切偲山水則趣與韻流政事則猷䌛義暢有性情有風雅與其人行誼絕相類余讀之而有感焉吾邑在乾隆中年甲科寥落當事者改建學宮向址寖起寖昌春榜幾無虛歲京外官僚驟登顯仕近日忽衰茶罷退論者歸咎於城南書院由城中易置城外也迺若太守者循其作詩歲月而求之敦誓行於里居揚依問於薇省至於撫民率屬宅衷維潔

用力日勞既膺特薦必邀殊擢理可信也人特患不修
德耳烏可授其權於地脈哉集當付梓因爲之序

榦枝槩敘

三易尚矣三式作於先秦大抵榦枝家者言太乙測運會奇門利行師惟六壬周乎人倫世故通乎經權夷險可以決得失而定猶與故卜疑多用之然其式雖不外榦枝而義各有主奇門則藏枝於榦而天德不可爲首故以三奇六儀護甲焉六壬則寄榦於枝而四正不可倚附故以辰戌丑未培榦焉究未有榦枝並發分陰分陽送用柔剛合乎大易絪緼構精之妙用也江春先生擅青烏家言參之奇壬尤深於羅經之學以爲月將有枝即有榦當於分經分度審之六壬有榦兩課枝兩課

則榦課宜用月將之榦枝課方用月將之枝不必藏枝於榦亦不必寄榦於枝剛日取榦焉柔日取枝焉然後取榦枝之交互者而比之爲正構旁構而吉凶生焉庶榦枝無偏枯之弊而有並榮之美不用三傳者貞夫一者也由七百二十課衍爲七千二百課盡得陽變陰合之神仍不失先陽後陰之義其爲斷也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居官言忠與交友言信與臨財言戒苟得與求名言戒躁競浮澆息之以靖恬懾之以法則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豈徒榦支家言哉余苦昏耄未能探賾索隱爰撮其所以名書之概而序之